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辑部编 刘庆

历 · 史 · 爱 · 好 · 者 · 丛 · 书

# 再造 战神

战争与军事系列

华夏出版社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历史爱好者丛书》编委会

主 编 宋德金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和(常务)

孔德龙 张亦工

宋德金 林建初

姚玉民 高世瑜

廖晓勉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再造战神/刘庆著. - 北京:华夏出版社,1996.3  
(历史爱好者)

ISBN 7-5080-1000-0

I.再… II.刘… III.军事史-中国-近代 IV.E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2735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25印张 127千字 2插页

1996年3月北京第1版 199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ISBN 7-5080-1000-0/K·077

定价:9.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 作者简介

刘庆,1956年生,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研究员。1977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5年获历史学硕士学位,分配至军事科学院从事中外军事史、军事思想史研究。主要著有《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副主编)、《中国近代军事史研究概览》(合著)、《现代国防论》(合著)等著作10余部,撰写论文40余篇。

## 编者的话

历史学是一门古老而有活力的学科。它的鉴往知来、资治育人的社会功能，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孔夫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就是说，历代社会的因革都有规律可循，从夏、商、周的变化情况，可以推知后世的演变趋向。清人龚自珍说：“欲知大道，必先知史。”章太炎说：“不读史，则无从爱其国家。”把读史知史视为做人 and 爱国的前提。于此可见前人对历史是何等重视。毛泽东爱好历史，并号召全党都要“学点历史”更是众所周知的。

我国老一辈史学家是很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的。三四十年代，范文澜著《大丈夫》，吴晗著《历史的镜子》，胡绳著《二千年间》等，五六十年代，吴晗主持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都产生过很好的影响。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这套丛书的作者中有不少知名学者和研究有素的专家。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史

学工作者关心和重视这项工作。让历史学走出书斋，服务现实。

这套丛书首批两个系列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和华夏出版社联合推出。如果读者需要，我们将继续编辑出版其他系列。

由于时间仓促，缺乏经验，一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我们竭诚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1995 年 11 月

# 第一章

## 梦断虎门

- 难道这就是昔日所向披靡的清朝军队
- 开战前，关天培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
- 我本是卖臭豆腐的，怎么会骑马
- 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 开眼看世界
- 救国强兵

## 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公元1841年2月26日,即大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这一天对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来说,是个不祥的日子。

此刻,他站在控扼珠江入海水道的虎门靖远炮台的石垛墙后,透过浓烈刺鼻的硝烟,惊讶地发现,原来英国人的战舰并不像自己战前所设想的那样:沿着珠江水道直驶省城广州,将自己庞大的身躯暴露在两岸夹峙的清军巨炮的炮口下。他们狡猾地抢占了被清军忽视而未设防的下横档岛,并在岛上架设野战炮,猛烈轰击清军毫无顶盖防护的裸露式炮台。他们的步兵也不像中国人原先所认为的那样,腿上紧紧地缠着绑腿,连肘关节也无法弯曲,用长竹竿一扫即倒。而是乘小舢板避开清军的正面火力登岸,灵活地迂回到缺少防护工事的侧后方攻击炮台。

一时间,炮声震天,黑烟滚滚,暴露在炮台石墙外面的清军营舍中弹,燃起熊熊大火。当英军“加略普”号、“威里士厘”号、“萨马兰”号、“摩底士底”号军舰一字排开,抵近岸边射击时,横档炮台上的清军官吏首先被吓破了胆,没命似地逃出炮台。而那些被锁在炮台内的清军兵勇发觉自己被遗弃,更是全无战心。关天培亲自指挥的靖远炮台坚持了较长的时间,但在英舰威力更大的炮火轰击下,抵抗的炮火也渐渐稀落下来,士卒们开始弃炮逃跑。关天培挥剑力斩数人,仍制止不住。他简直无法相信眼前的事实:难道这就是昔日所向披靡的清朝军队?他耗费7年心血鸠工兴建的虎门要

塞如此不堪一击,竟在短短几个钟点内就将沦入侵略者“英夷”手中?

1834年冬天,屡立功勋的关天培被调到广东水师提督任上。作为大清帝国当时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他巡防的广州可谓膏腴之地。那些驾驶着三桅巨舶的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洋人们”,运载来香料珍宝、奇技淫巧之物,也给腐败贪婪的清朝官吏带来滚滚不尽的财货。特别是祸国殃民的鸦片大量走私运进,洋商们为了不被查封,公开给水师巡查人员行贿,以致形成每走私进来一箱鸦片,要交纳1元银洋给水师提督的所谓“制度”。不过道光皇帝交给关天培这个“肥差”,本意并不是要慰劳这位行伍出身的将领,让他有聚敛钱财的机会。只因为几个月前,一个名叫律劳卑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竟敢不遵天朝法度,派两艘洋舰强行闯入珠江,一路上炮轰虎门沙角、镇远、横档炮台,而守台士兵竟拿他们毫无办法,任其一直驶抵黄埔。躲在红墙深宫之中的道光皇帝终于龙颜大怒了,挑选素以能干著称的关天培出面,好好整顿一下如此虚弱的广东海防。

关天培果然不负“浩荡皇恩”。他先令妻子奉老母返回故里,自己只带着3个家丁赴任。一路风尘未洗,便先赴虎门踏勘海口厄塞,不久就向两广总督递交了《查勘虎门扼要筹议增改章程》、《重勘虎门炮台筹议节略》,提出了虎门三重门户的防御建策。这个代表当时中国最高水平的海防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沙角、大角为虎门第一重门户,设置信号台,一旦敌舰闯入,便施放信炮,通知第二、三重各炮台准备作战。第二重门户由横档一线各防御设施组成,其中有夹

水道而修筑的南山炮台、横档炮台、镇远炮台、靖远炮台等，也有用来迟滞敌舰航速的江面排链，用来阻遏敌舰行驶的梅花木桩。以大虎炮台为核心的大虎山岛是第三重门户，主要靠发扬火力轰击敌舰。在关天培的督率下，庞大的虎门各炮台工程于1835年（道光十五年）底基本完工，其后又陆续进行改建、扩建，炮台增至9座，火炮增至300余门。

很显然，关天培对凝结自己心血的这一杰作是满意的，其他清朝官员也莫不如此。1839年中秋，力主抗英的钦差大臣林则徐、两广总督邓廷桢来到沙角，登上水师提督的座船检阅兵勇。但见万顷波涛之上，80余艘兵船、火船排列整齐，旌旗猎猎，鼓角相闻，炮声隆隆，好一派蓄锐待战的景象。入夜，邓廷桢邀请林则徐、关天培饮酒赏月，三人同登峰巅，放眼望去，江涛拍岸，炮台雄峙，关山巍峨。林则徐不由得诗兴勃发，口中吟道：

是时战船多貔貅，相随大树驱虬虬。

炮声裂山杂鼓角，樯影蘸水扬旌旆。

白天的巡视无疑给林则徐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此后不久，他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踌躇满志地写道：“炮台环绕峙立，排链封江严密，这种布置，足以壮我军威，打消敌人窥伺之意！”

然而历史并不总以人们的良好意愿为转移。

尽管关天培决非贪生怕死之人，早在开战前他就给家人寄去一个匣子，里面放着几枚牙齿和几套旧衣服，以表示自己为国捐躯的决心；尽管关天培督率士兵英勇抗击，并亲燃大炮，身中数十创犹持刀拼杀；尽管驻守虎门的清朝兵勇

多达万人,几倍于进攻的英军,仍无法扭转战局。

据当时人的笔记《夷氛闻记》记载:

“英军前后夹攻虎门炮台,关天培亲自燃放大炮,大炮炮膛炸裂,守台清军士兵吓得面无人色,争先溃逃。一名清军士兵大声呼唤关天培说:‘形势危急,快走吧!’并把关天培背在背上准备退走。关天培挥刀向他砍去,士兵躲闪。这时英军一炮打来,正穿过关天培的胸部,关天培虽中弹身亡却仍然屹立而不倒下。”

与后来那些贪生怕死、怯战先逃的清军将领相比,关天培无疑是十分英勇的。他的勇敢精神甚至赢得了敌人的尊敬。战后第二天,关天培的家人来到英军占领的阵地,请求运走关天培的尸体。英军指挥官不仅允许,还下令碇泊在附近的“伯兰汉”号军舰鸣放礼炮。对腐败不堪任战的清朝军队,他们就不那么客气了。早在鸦片战争爆发之前,一些奉英国官员之命到中国沿海侦察的传教士,便狂妄地宣称:中华帝国的联合舰队无力驱逐仅由几个欧洲人驾驶的商船,而只要派出一个团的英军便足以将数省的清军击退!说这话的人固然是为了达到鼓动政府派兵入侵中国的肮脏目的,但也无意中道出一个残酷的事实:中华民族今天所面临的已不再是昔日金戈铁马的游牧民族勇士,而是装备着洋枪洋炮的“数千年未有之强敌”。

## 二、忠义与甲冑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以成败论英雄”,它尤其适用于

一个注重道德伦理的国度。关天培是战败而死的。他虽死犹荣,比起那些贪生怕死、临阵脱逃之辈,更容易受到人们的尊敬。所以在当时人们的诗歌、散文中,有很多是颂扬他的。人们甚至在笔记小说中将他描绘成英伟红面的勇士。而按照中国古代人们的文化观念,红色面孔象征着赤胆忠心,义干天云,恰好与“白脸奸臣”成鲜明对照。关天培的所作所为也确实不辜负百姓们的期求。他为感谢道光皇帝的知遇之恩,抛下老母妻儿,赶赴广东日夜督修虎门炮台。在英军进攻之际,他坚守炮台,不避枪弹炮火,甘愿以一腔热血来证明军人誓死如归的气节。

人们在崇敬颂扬之余,也不免产生了一丝惶惑:为什么如此忠勇敢战的将帅楷模,竟然不能在战场上打败野蛮“夷人”的入侵?清人朱琦在《关将军挽歌》中,多少透露出一些时人的无奈:

将军徒手犹搏战,自言力竭孤国恩。

可怜裹尸无马革,巨炮一响成烟尘。

既然搞不清楚打败仗的原因,只好暂且归之为“力竭”了。

与昔日茹毛饮血的“夷人”打仗竟然失败,这在许多清朝文人士大夫看来是不可理解的。须知中国军事文化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历史,很早就出现了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古代防御工程体系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和火器;涌现出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数以千计的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中国历史上的武装力量是十分强大的。汉代,

在强大的中原骑兵的打击下，精悍的匈奴人无法在塞外立足，被迫西迁乌孙、康居，经若干世纪进入西欧。在这里，他们竟神奇般地改变了昔日屡战屡败的命运，以摧枯拉朽之势，不断向东罗马、西罗马帝国进攻。唐代，因受到沉重打击而四分五裂的突厥人，为了躲避开唐朝军队这个强大对手而西迁中亚。此后他们在阿拉伯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建立了许多独立的小王朝，还一度攻入富饶的巴格达之城，其首领成为执掌一切大权的苏丹（意为有权威者）。宋金时期，崛起于塞外草原的蒙古军事力量开始进攻南方的金朝。此时的金朝政治腐败，内部起义此伏彼起，又与宋军长期征战不休，军事力量受到很大削弱，却仍能顽强抵抗而不致于全军覆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只好将进攻矛头指向西方，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陷布哈拉、撒马尔罕，击败花刺子模、俄罗斯大军。其孙拔都所统帅的一支蒙古骑兵甚至翻越喀尔巴阡山，渡过多瑙河，抵达维也纳城下。游牧民族一次次驰驱亚欧大陆的壮举，不仅给西方带去了火药制造法和精良的工艺技术，也传播了中华帝国不可战胜的威名。数百年后，那位风云一时的欧洲名将拿破仑谈起中国来时，仍不无担忧地说：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它从睡梦中惊醒，将会震撼整个世界！

孰不知此时的中国，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宋明以降，昔日立功域外、气吞八荒的豪迈气概逐渐消褪。“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投笔从戎观念不见了，代之以“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世俗之见；“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金戈之声稀少了，充斥士大夫们

绮丽靡奢、纸醉金迷生活的，大多是风花雪月和个人悲欢的吟唱；中国虽然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并将其流传到西方，但在“重道轻器”观念的影响下，自身工艺和技术水平长时间得不到提高，以致明后期铳炮鸟枪反而要从西方传入。

更重要的还在于军事制度。清朝统治者自入主中原以后，便将原先骁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分布在京畿地区、长城和长江沿线的战略要地，作为战略机动部队。将收编的明军降卒编为绿营，分成一小股一小股力量，各守汛地。无事虚应差事，维持地方治安，有事杂乱抽调，凑成一军。为了维护八旗兵的特殊地位，清初曾给予八旗兵丁以优厚的饷银粮米，并不许其别谋生计，集中精力操练弓马武艺。随着八旗人丁的滋长，一家数口甚至数十口全凭一份额兵俸禄度日，生活日益窘迫。统治者只好采取扩大额兵的办法，将数万老人和儿童用兵饷养起来。这样，八旗组织就带有越来越明显的救济机构色彩，原先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检阅流于形式。京城里曾流传一首民谣，叫做“糙米要掉，见贼要跑，雇替要早，进营要少”，说的就是这班腐败不堪任战的八旗兵。他们在领受军粮时必刁难发放者，撒赖放泼，蒙混冒领之事不绝；一旦上阵交锋，则唯恐奔逃不及；轮到值班操演时则事先雇好替身；平日里很少有人到军营里当差任事。据说有一次某王爷奉命检阅京中八旗，眼见检阅台下人弱马疲，步伐错乱，丝毫没有任何武夫的样子，禁不住摇头叹气。队伍中有一名骑兵，刚刚跨上战马就被摔了下来，连腿骨都摔折了。问他说：“我本是街市上卖臭豆腐的，怎么会骑马呢？”

绿营在嘉庆年间镇压川陕白莲教起义时,取代八旗成为清军主力,但其素质也好不到哪里去。平日里兵丁分防汛地,兵力单薄不能集中,因而缺乏训练和监督,形同散兵游勇。加上粮饷微薄,不足以养家糊口,兵丁大多兼营小贩,很少有人专心操练武艺。遇有战事,通常由各汛临时抽调成军,兵与兵之间,兵与将之间互不相习,临战指挥极易误事。

八旗入关前以骑射见长,弓箭自然成为其主要武器。此外其前锋营、护军营、鸟枪营的兵丁还配备有鸟枪、炮等火器。为了抵御冷兵器的击刺,军中还普遍使用藤牌。它由藤编成,圆形,直径二尺八寸,牌上彩绘虎头,缀有朱缨。由于藤质坚硬富有弹性,又圆滑不易砍刺破入,对付刀矛等冷兵器还是颇为有效的。但在与英军的洋枪洋炮对阵时,便暴露出强烈的不适应性。鸦片战争期间,清军兵丁看到侵略者的枪口瞄准他们时,总是利用藤牌来掩蔽自己,实际上它毫无防弹能力,许多人就是这样不明不白的倒在血泊中。由明军降卒改编而成的绿营,本来是精于火器的。但清朝统治者对他们极不信任,将精利火器集中于八旗而不给绿营。绿营原有的子母炮、冲天炮、威远炮都被押解进京,仅留下少量式样陈旧、质量低劣的大炮供其使用。清廷还采取奖掖弓箭兵、压抑枪炮兵的政策,使用火器的兵丁战功显赫却无缘晋升为军官。所以兵丁们争着去练在实战中用处不大的骑马射箭工夫,火器的研制改进停滞不前,甚至有所退步。

即使是这样,自诩为“天朝上国”统治者的道光皇帝仍沉浸在兵强马壮的梦幻中。当他听说英国的大号兵船为了保护其罪恶的鸦片贸易,进犯中国沿海时,仍满不在乎地

说：“英夷只不过稍逞小技，恫吓虚喝，等到计穷势蹙，自然返棹入洋”，所以要求主持广东事务的林则徐不得犹豫，乘机将他们尽数驱除，以为一劳永逸之策。

毕竟时代不同了。步履蹒跚，迟迟未走出中世纪的大清帝国已不再具有昔日的声威，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英国侵略者面前，只是一个被动挨打的角色。

### 三、草人、马桶与镇妖术

虎门炮台的硝烟还没有完全散尽，广州城里的清军将领已经在思虑如何用法术降伏性同犬羊的“英夷”了。

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现实中的一连串惨败，早已使某些对夷狄之人不屑一顾的文人士大夫对清军失去了信心，转而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冥冥神意的身上。红墙深宫之中夜不能寐的道光帝，久候捷音不至，也宁愿相信鬼神助战获胜的传闻。于是，从广州城到金銮殿，到处都流传着真假莫辨的神话：

“英人几十人一群分头掳掠，老百姓无法抵御，只好用马桶应战，英军的火枪碰上全都枪膛爆裂。”

“英军占据四方炮台，昼夜用炮轰城，当英兵攻靖海门时，扑近城壁，忽于烟雾中，望见观音神像，吓得不敢再击”；“火药库在观音山下，贮火药三万斤，汉奸抛掷火弹，正将爆炸间，忽有白衣女神，甩开衣袖拂火，火即熄灭，不久大雨倾盆，英军的火箭炮弹，无一燃烧”。

道光帝相信这是菩萨保佑，当即亲手书写“慈佑靖海”

字样的匾额，派人送到广州观音庙里悬挂起来，以谢神灵。

清军宿将杨芳也相信这是“御夷”妙法。他奉道光帝旨意南下，沿途官民夹道迎送，实指望打个胜仗以振民心士气。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屡立功勋，以人血染红顶子的杨芳，对付异族入侵却没有什么像样儿的锦囊妙计，反倒是一味认定，英军屡战屡胜，必有“邪教善术”者隐匿其中。因此他下令广为搜集女人用的马桶作“压胜具”（按照巫师的建议，打仗时用女人的尿罐口冲向英军，可以使其洋枪洋炮失去准头），又用纸扎的草人大排水陆道场，以祈祷鬼神相助。

扬威将军奕经同样是相信法术的。鉴于杨芳等人用马桶、草人压惊壮胆并不能阻止英军长驱直入，进攻广州，奕经在浙江前线指挥作战时，索性到号称最灵验的杭州西湖关帝庙求签，请出中国最高的战神——忠义神武大帝。据说，那签上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的句子。恰好三天后，大金川土司领本部兵抵达前线，一个个慍悍勇武，头戴虎头帽。于是奕经视为“吉兆”，命其打先锋，在阴历正月廿九日四更天，反攻被英军占领的宁波城。

战事结局完全与奕经等人的设想相反。这些帽子“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垂在他们背后”的勇士们，冲入城中以后便受到英军猛烈炮火的迎击。平时惯于密集冲锋的清军士兵此时即使想疏散开来，在狭窄拥挤的街巷里也无法做到。“倾射葡萄弹和铁筒弹的毁灭性炮火”打到百步之外的人丛中，简直就是一场大屠杀，到处都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